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玄怪錄 第三卷

○開元明皇幸廣陵 開元□八年正月望夕，帝謂葉仙師曰：「四方之盛，陳於此夕，師知何處極麗？」對曰：「燈燭華麗，百戲陳設，士女爭妍，粉黛相染，天下無逾於廣陵矣。」帝曰：「何術可使吾一觀之？」師曰：「侍御皆可，何獨陛下乎？」俄而虹橋起於殿前，板閣架虛，闌楯若畫。師奏：「橋成，請行，但無回顧而已。」於是帝步而上之，太真及侍臣高力士、黃幡綽、樂官數□人從行，步步漸高，若造雲中。

俄頃之間，已到廣陵矣。月色如畫，街陌繩直，寺觀陳設之盛，燈火之光，照灼臺殿。士女華麗，若行化焉，而皆仰望曰：「仙人現於五色雲中。」乃蹈舞而拜，闐溢里巷。帝大悅焉，乃曰：「此真廣陵也？」師曰：「請敕樂官奏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後可驗矣。」於是作樂雲中，瞻聽之人，紛紜相蹈。曲終，帝意將回，有頃之間，已到關矣。帝極喜。

人或謂仙師幻術造微，暫炫耳目。久之未決。後數旬，廣陵奏云：「正月□五日三更，有仙人乘彩雲自西來，臨孝感寺道場上，高數□丈。久之，又奏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曲終西去。官僚士女，無不具瞻。斯蓋陛下孝誠感通，玄德昭著，名應仙錄，道冠帝圖。不然，何以初元朝禮之晨而慶雲現，小臣賤修之地而仙樂陳。則垂衣裳者徒聞帝德，歌《南風》者纔洽人心，豈與盛朝同日而語哉！」上覽表，大悅，方信師之不妄也。

○袁洪兒誇郎

陳朱崖太守袁洪兒，小名誇郎，年二□，生來性好書，樂靜，別處一院，頗能玄言。嘗野見翠翠鳥，命羅得之。袁甚好玩，清夜月明，徹燭長吟：「露濕寒塘草，月映清淮流。」忽失翠鳥所在，見一雙鬟婢子立在其左，曰：「袁郎此篇甚為佳妙，然未知我二□七郎封郎能押劇韻，人為三言四言句詩，一句開口，一句合詠。春詩曰：『花落也，蛺蝶舞，人何多疾，吁足憂苦。』」如劇韻押法之者，有一二百首，不能盡記得。」誇郎甚異之，曰：「汝是誰家青衣，乃得至此？且汝封郎，吾可屈致之乎？」婢子曰：「某王家二□七娘子從嫁，本名翡翠，偶因化身遊行，使為袁郎子羅得。封郎去此不遠，但具主人之禮，少頃封郎即至。」誇郎乃命酒具茶器，未移時，翡翠至，曰：「封郎在門外。」出見一少年，可二□餘，言辭溫雅，風流爽邁。揖讓登席，討論子史，自晡竟夕，賓主相得。誇郎曰：「足下高居，當垂見喻。」封郎曰：「平仲來日當有蔬饌奉邀，然非僕本居，贅於瑯琊耳。」再三慰勸而別。

及明日辰後，有小童前拜曰：「封郎使歸兒送書，令從二郎引路。」啟書讀曰：「佳辰氣茂，思得良會，駐足層臺，企俟光儀，唯足下但東馳耳。」誇郎即策馬從之。

可行□里，忽見泉石縈徹，異花駢植，賓館宏敞，窮極瑰寶。門懸青綃幕，下宛一尺餘，皆蒸獸炭。誇郎與封郎相見，方顧異之，平仲回叱一小童曰：「捧筆奴，早令汝煎火浣幕，何故客至猶未畢！」但令去火，而幕色尤鮮。坐未幾，又有四人出宅，皆風雅士也。封生曰：「主人王二兄、三兄、四兄、六郎子，其名曰准、曰推、曰惟、曰淮。誇郎相見坐訖，即有六青衣，皆有殊色，悉衣珠翠，捧方丈盤至，珍羞萬品，中有珍異，無不殫盡。王淮曰：「有少家樂，請此奉娛。」即有女娃□餘人並出，別有胡優，咬指翹足，一時拜員外，資次即為給舍。淮指二妓曰：「石崇妾仙娥娘也，名稱亞於綠珠。」於是綠竹並作，鏗鏘清亮。

日晚，王氏昆弟醉寢，封生謂誇郎曰：「此亦足為富貴，然丈人為太守，當不以此盛。」誇郎曰：「不以鄙賤，百倍行采，不審何以致之？」封生曰：「君誠能結同心，僕便請為行人。拙室有姨，美淑善音，請袁君思之。」誇郎曰：「但恐龍門下難為魚耳。」封生因入白王氏尊長，即出曰：「允矣！明日吉，便為迎日。」誇郎大悅，許之。

明日，王氏昆弟方陳設於堂下，茵榻帷帳，赫然炫目。及誇郎入，簾下有女郎曰：「袁郎行動趨踰，猶似把書人學時。」又老青衣過，誇郎拜謝訖，目之。即又笑曰：「禽羆■無乳久矣，袁郎何用目之！」將暮，僕來皆至，有青衣持箋催妝詩，誇郎下筆賦詩曰：

好花本自有春暉，不偶紅妝亂玉姿。

若用何郎面上粉，任將多少借光儀。

其餘吉禮，無不畢備。篇詠甚多，而不悉記得。唯憶得詠花扇詩曰：

圓扇畫方新，金花照錦茵。那言燈下見，更值月中人。

誇郎妻殊麗絕國，舉止閑雅，小名曰從從，正名攜。第二□七儀質亦得類娉娉，辯捷善戲謔，贈袁郎詩曰：

人家女美大須愁，往往醜郎門外求。

昨日金剛腳下見，今朝何得此間遊？

及後，班坐桐陰，封平仲鼓琴，顧謂誇郎曰：「姨夫豈無一言相贈？」誇郎即賦詩曰：

賓匣開玉琴，高梧追煩暑。商弦一以發，白雲飄然舉。何必蒼梧東，激琴懷怨浦。

誇郎日恣餘嘵，遂無歸思。忽覺妻皆慘，又飾行裝。誇郎問封生，封生曰：「丈人晉侍中王濟也，久為陰道交州牧，近改并州刺史。若足下以賢尊在此，不能俱往，則當從此有終天之別。」其妻嗚咽流涕曰：「君本自殊途，不期與會，致今日之別，亦封郎二兄之過。」遂聞外人呼聲，走出，回顧已蒼然不復見一物。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，及至，數月猶惆恍，往往奔至前所，別無所見，復涕泣而退，終歲乃如故。

○張左

前進士張左，嘗為叔父言：

少年南次鄂杜，郊行，見有老父乘青驢，四足白，腰背鹿革囊，顏甚悅懌，旨趣非凡。叟自斜徑合路。左甚異之，試問所從來，叟但笑而不答。至於再三，叟忽怒叱曰：「年少子，乃敢相逼！吾豈盜賊椎埋者耶？何必問所從來！」左遜謝曰：「向慕先生高躅，願從事左右耳，何賜深責？」叟曰：「吾無術教子，但壽永者。子當嗤我潦倒，欲嚙吾釋志耳？」遂鞭乘促走，左亦撲馬趨，俱至逆旅。

叟枕鹿囊，寢未熟，左方疲倦，取酒將飲，就請曰：「箠膠期先生共之。」叟跳起曰：「此正吾所好，何子解吾意？」飲訖，左覘其色悅，徐請曰：「小生寡味，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，然非所敢望。」叟曰：「吾所見梁、陳、隋、唐耳，賢愚治亂，國史已具。然請以身所錄者語子。」

「吾宇文周時居岐，扶風人也，姓申名宗，慕齊神武，因改為歡。□八，從燕公于謹征梁元帝於荊州，陷大將軍。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：『呂走天年，人向主壽。』既覺，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。占夢者謂余曰：『呂走，回字也。人向主，住字也。豈子住乃壽也。』時留兵於江陵，吾遂陳情於校尉托跋烈，許之。」

「因卻詣占夢者曰：『住即合矣，壽有術乎？』占者曰：『汝生前梓潼薛君曹也，好服木蕊散，多尋異書，日誦黃老一百紙，徙居鶴鳴山下，草堂三間，戶外駢植花竹，泉石縈繞。』」

「八月□五日，長嘯獨飲，因酒酣暢，大言曰：『薛君曹疏澹若此，何無異人降止？』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，因頹然思寢，纔至席，遂有小車，朱輪青蓋，駕赤犢出耳中，各高二三寸，亦不知出耳之難。車有二童，綠幘青帔，亦長二三寸，憑軾呼御者，踏輪扶下，而謂君曹曰：『吾自兜玄國來，向聞長嘯月下，韻甚清激，私心奉慕，願接清論。』君曹大駭曰：『君適出吾耳，何謂兜玄國來？』二童子曰：『兜玄國在吾耳中，君耳安能處我？』君曹曰：『君長二三寸，豈復耳有國土！倘若有之，國人當盡無螟」

耳。」二童子曰：『胡為其然！吾國與汝國無異，不信，盍從吾遊。或能使留，則君無生死苦矣。』一童因傾耳示君曹。

「君曹覘之，乃別有天地，花卉繁茂，薨棟連接，清泉翠竹，縈繞香甸。因捫耳投之，已至一都會，城池樓堞，窮極瑰麗。君曹彷徨，未知所之，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側，謂君曹曰：『此國大小與君國，既至此，盍從吾謁蒙玄真伯。』蒙玄真伯居大殿，牆垣階陸，盡飾以金碧，垂翡翠簾帷。中間獨坐真伯，身衣雲霞日月衣，冠通天冠，垂旒皆與身等。玉童四人，立侍左右，一執白拂，一執犀如意。二人既入，皆拱手拜伏，不敢仰視。有高冠長鬢絳紗衣人，宣青紙制曰：『肇分大素，國既百億，爾淪下土，賤卑萬品，聿臻於此，實由冥合，況爾清乃躬誠，葉於真宰，大官厚爵，俾宜享之。可為主錄大夫。』君曹拜舞出門，即有黃帔三四人，引至一曹署。其中文簿，多所不識，每月亦無請受。但意有所念，左右必先知，當便供給。

「因暇登樓遠望，忽有歸思，賦詩曰：『風軟景和麗，異花馥林塘。登高一悵望，信美非吾鄉。』

因以詩示二童子。童子怒曰：「吾以君質性冲寂，引至吾國，鄙俗餘態果乃未去，卿有何自憶耶！」遂疾逐君曹，如陷落地，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，已在舊居處，隨視童子亦不見。因問諸鄰人，鄰人云：「失君曹已七八年矣。」君曹在彼如數月。未幾而君曹卒，遂生於申家，即今身也。

「占者又云：『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。以汝前生好道，以得到兜玄國。然俗想未盡，不可長生。然汝由此壽千歲矣。吾授汝符，即歸。』因吐朱絹尺餘，令吞之。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。自是不復有疾，周行天下名山，迨茲向二百餘歲。然吾所見異事甚多，並記鹿革中。」

因啟囊，出二軸書甚大，字頗細。左不能讀，請叟自宣，略述□餘事，其半昭然可紀。此卷八事，無非叟之所說。其夕將明，左略寢，及覺，已失叟。後數日，有人於炭谷湫見之，叟曰：『為我致意於張君。』左遽尋之，已復不見。時貞元中。

○蕭至忠

唐中書令蕭至忠，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，將以臘日畋遊，大事置羅。

先一日，有薪者樵於霍山，暴瘧不能歸，因止巖穴之中，呻吟不寐。夜將艾，似聞悉窣有人聲。初以為盜賊將至，則匍匐於林木中。時山月甚明，有一人身長丈餘，鼻有三角，體被豹鞞，目閃閃如電，向谷長嘯。俄有虎、兕、鹿、豕、狐、兔、雉、雁駢匝百許步。長人即宣言曰：「余玄冥使者，奉天帝之命，明日臘日，蕭使君當順時畋臘。爾等若干合箭死，若干合槍死，若干合網死，若干合棒死，若干合狗死，若干合鷹死。」言訖，群獸皆俯伏戰懼，若請命者。老虎洎老麋，皆屈膝向長人言曰：「以某等之命，即實以分。然蕭公仁者，非意欲害物，以行時令耳。若有少故則止。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？」使者曰：「非余欲殺汝輩，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，即余使乎之事畢矣，自此任爾自為計。然余聞東谷巖四兄善謀，爾等可就彼祈求。」群獸皆輪轉歡叫。使者即東行，群獸亦從。

時薪者疾亦少間，隨往覘之。即至東谷，有茅堂數間，黃冠一人，架懸虎皮，身正熟寢。驚起，見使者曰：「闕別既久，每多思望。今日至此，得非配群生獵日刑名乎？」使者曰：「正如高明所問。然彼皆求救於四兄，四兄當為謀之。」老虎、老麋即屈膝哀請，黃冠曰：「蕭使君每役人，必恤其饑寒。若祈膝六降雪，巽二起風，即不復遊獵矣。余昨得膝六書，知已喪偶。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為歌姬，以妒忌黜矣。若汝求得美人納之，則雪立降矣。又巽二好飲，汝若求得醇醪賂之，則風立至矣。」有二狐自稱多媚，能取之。「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，美淑嬌豔。絳州盧司戶善釀醪，妻產，必有美酒。」言訖而去。諸獸皆有歡聲。黃冠乃謂使者曰：「憶含質在仙都，豈意千年為獸身，悒悒不得志。聊有《述懷》一章。」乃吟曰：

昔為仙子今為虎，流落陰涯足風雨。

更將斑毳被余身，千載空山萬般苦。

「然含質譴謫已滿，唯有□一日即歸紫府矣。久居於此，將別不無恨恨。因題數行於壁，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。」乃書北壁曰：

下玄八千億甲子，丹飛先生嚴含質，謫下中天被斑革，六□甲子血食潤飲，廁猿狖，下濁界，景雲元紀昇太一。」

時薪者素曉書誦，因密記得之。少頃，老狐負美女至，纔及笄歲，紅袂拭目，殘妝妖媚。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，香氣酷烈。嚴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，各納一囊中，以朱書二符，取水嚥之，二符即飛去。

薪者懼且為所見，即尋路卻回。未明，風雪暴至，竟日乃罷，而蕭使君不復獵矣。

○李訥言

漢中從事李訥言：

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，尉於巴蜀，纔至成都而卒。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投止，因與青城山下置一別墅。又以其色美，欲聘納之，計無所出，謂其夫人曰：「貴為諸侯妻，何不盛為盤筵，邀召女客，五百里內，盡可迎致。」夫人甚悅。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，即日會成都，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，不謂已為族舅盧生納之矣。盧舅密知兼瓊意，令尉妻辭疾不行。兼瓊大怒，促左右百騎往收捕。盧舅時方食，兵騎繞宅亦合，盧談笑自若，殊不介懷，食訖，謂尉妻曰：「兼瓊之意可知矣，夫人不可不行。少頃即當送素色衣服來，便可服之而往。」言訖，乘驢出門，兵騎前攬不得，徐徐而去，追不及矣。俄使一小童捧箱，內有故青裙、白衫子，綠帔子、緋羅縠綃素，皆非世人之所有。尉妻服之至成都，諸女郎皆先期而至，兼瓊覬於帷下。及尉妻入，光彩繞身，美色旁射，不可正視，坐皆備氣，不覺起拜。食歸，三日而卒，紅壤立盡。

兼瓊大駭，具狀錄奏聞。帝問張果，果云：「知之，不敢言。請問青城王老。」帝即召兼瓊求訪王老進之。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，並無此人。惟草市藥肆云：「常有二人日來買山藥，稱王老所使。」二人至，兼瓊即令衙官隨訪。

入山數里，至一草堂，王老皤然鬢髮，隱几危坐。衙官隨入，遂宣詔，兼致兼瓊意。王老曰：「此必多言小子張果也。」因與兼瓊克期至京師，令先發表，不肯乘傳，兼瓊從之。使纔至銀臺，王老亦到。帝召問，張果猶在席側，見王老，惶恐再拜。王老叱果曰：「小子何不言之！又遣遠取吾來。」果言：「小仙不敢，專俟仙伯言耳。」因奏曰：「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，因假下遊，以亡尉妻微有仙骨，故納為媵。無何，盜太元夫人衣服與著，已受謫至重，為郁單天子矣。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，墮無間獄矣。」奏訖，苦不願留，帝放還，出後不知所在。

○南纘

廣漢守南纘嘗為人言：

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，姓崔，忘名字，輕騎赴任。出春明門，見一青袍人乘馬出，亦不知其姓字，因相揖偕行。徐問何官，青袍人云：「新授同州督郵。」崔云：「某新授此官，君豈不錯誤乎？」青袍人笑而不答。又相與行，悉云赴任。去同州數□里，於斜路中，有官吏拜迎。青袍人謂崔君曰：「君為陽道錄事，某為陰道錄事。路從此別，豈不相送耶？」崔生異之，即與連轡入斜路，遂至一城郭，街衢局署，亦甚壯麗。

青袍人至廳，與崔生同坐受謁，通胥徒、僧道等訖，次通辭訟獄囚，崔之妻與焉。崔生大驚，謂青袍人曰：「不知拙室何得至此？」青袍人即避大案後，令崔生自與妻言。妻云：「被迫至此，已是數日，君宜哀請錄事耳。」崔生即祈求青袍人，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回。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，青袍人曰：「君寄家同州，應同州亡人，皆在此廳勘過。蓋君管陽道，某管陰道。」崔生淹留半日，即請卻回。青袍人令胥吏拜送，曰：「雖陰陽有殊，然具是同州也，可不拜送督郵哉！」青袍人亦偕錢送，再三勸款，揮袂，又令斜路口而去。

崔生至同州，問妻子，妻子云：「病七八日，冥然無知，神不識生，愈纔得一日。」崔生計之，恰放回日也。妻不記陰道見崔生時，崔生言之，妻始悟如夢，亦不審記也。

○侯通

隋開皇初，廣都孝廉侯通入城，至劍門外，忽見四黃石，皆大如斗。通愛之，收藏於籠，負之以驢。因歇鞍取看，皆化為金。通至城貨之，得錢百萬，市美妾□餘人，大開第宅，近甸良田別墅，貨買甚多。

後乘春景出遊，盡載妓妾隨從，下車陳設酒肴。忽有一老翁，負大笈至，廁下坐。通怒詬之，命蒼頭扶出。叟不動亦不嗔，但引滿杯啖炙而笑云：「吾此來求君償債耳。君昔將我金去，不憶記乎？」盡取通妓妾□餘人，投之於笈，亦不覺笈中之窄，負之而趨，走若飛鳥。通令蒼頭馳馬逐之，斯須已失所在。自後通家日貧，卻復昔日生計。□餘年，卻歸蜀，到劍門，又見前者老翁，攜所將妓妾遊行，債從極多，見通皆大笑。問之，不言；逼之，又失所在。訪劍門前後，並無此人，竟不能測也。

○巴邛人

有巴邛人，不知姓名，家有橘園。因霜後，諸橘盡收，餘有兩大橘，如三斗盎。巴人異之，即令攀摘，輕重亦如常橘。剖開，每橘有二老叟，鬢眉皤然，肌體紅潤，皆相對象戲，身長尺餘，談笑自若，剖開後亦不驚怖，但相與決賭。

決賭訖，一叟曰：「君輸我海上龍王第七女髮髻□兩，智瓊額黃□二枝，紫絹帔一副，絳臺山霞寶散二庚，瀛洲玉塵九斛，阿母療髓凝酒四鍾，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籠縞襪八緇，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。」

又有一叟曰：「王先生許來，竟待不得，橘中之樂，不減商山，但不得深根固蒂，為愚人摘下耳。」

又一叟曰：「僕饑矣，須龍根脯食之。」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，方圓徑寸，形狀宛轉如龍，毫釐罔不周悉，因削食之，隨削隨滿。

食訖，以水噉之，化為一龍，四叟共乘之，足下泄泄雲起。須臾，風雨晦冥，不知所在。

巴人相傳云：「百五□年來如此，似在陳隋之間，但不知的年號耳。」

○劉法師

貞元中，華州雲臺觀有劉法師者，煉氣絕粒，迨二□年。每三元設齋，則見一人衣逢掖而面鰲瘦，來居末座，齋畢而去。如此者□餘年，而衣服顏色不改。法師異而問之，對曰：「余姓張名公弼，住蓮花峰東隅。」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，請同往。公弼怡然許之，曰：「此中甚樂，師能便往，亦當無悶。」

法師遂隨公弼，行三二□里，援蘿攀葛，纔有鳥道，經過崖谷險絕，雖猿狖不能過也，而公弼履之若夷途，法師從行，亦無難。遂至一石壁，削成，高直千餘仞，下臨無底之谷，一徑闊數寸。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。公弼乃以指扣石壁，中有人問曰：「為誰？」曰：「某。」遂劃然開一門，門中有天地日月。公弼將入，法師隨公弼亦入，其人乃怒謂公弼：「何引外人來？」其人因闔門，則又成石壁矣。公弼曰：「此非他，乃雲臺劉法師也，余故交，故請來此，何見拒之深也？」又開門，內公弼及法師。公弼曰：「法師此來甚饑，君可豐食遣之。」其人遂問法師：「便能住否？」法師請以後期。其人遂取一盂水，以肘後青囊中一刀圭粉糝之，以飲法師。味甚甘香，飲畢而饑渴之想頓除矣。公弼曰：「余昨云山中甚樂，君盍為戲，令法師觀之。」其人乃以水噴東谷中，乃有蒼龍白象各一，對舞，舞甚妙；威鳳彩鸞各一，對歌，歌甚清。頃之，公弼送法師回。師卻顧，惟見青崖丹壑，向之歌舞，一無所見矣。及去觀將近，公弼乃辭。

法師至觀，處置事畢，卻尋公弼，則步步險阻，杳不可階，痛恨前者不住，號天叫地，遂成腰疾。公弼更不復至矣。

昭應縣尉薛公幹為僧孺叔父言也。

○刁俊朝

安康伶人刁俊朝，其妻巴嫗，項癭者，初微若雞卵，漸巨如三四升甌盎。積五年，大如數斛之囊，重不能行。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箎之響。細而聽之，若合音律，泠泠可樂。積數年，癭外生小穴如針芒者，不知幾億。每天欲雨，則穴中吹白煙，霏霏如絲縷，漸高布散，結為屯雲，雨則立降。其家少長懼之，咸請遠送巖穴。

俊朝戀戀不能已，因謂妻曰：「吾迫以眾議，將不能庇於伉儷。送君於無人之境，如何？」妻曰：「吾此疾誠可憎惡，送之亦死，拆之亦死。君當為我決拆之，看有何物。」俊朝即磨淬利刃，揮挑將及妻前，癭中軒然有聲，遂四分披裂，有一大獠，跳走騰踏而去。即以帛絮裹之。雖癭疾頓愈，而冥然大漸矣。

明日，有黃冠扣門曰：「吾乃昨日癭中走出之獠也。吾本獼猴之精，解致風雨。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，常與覘船。舸將至，俾他覆之，以求舟中餼糧，以養孫息。昨者太一誅蛟，搜索黨與，故借君夫人螭鱗之領，以匿性命。雖分不相干，然為累亦甚矣。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，請君塗之，幸當立愈。」俊朝如其言塗之，隨手瘡合。俊朝因留黃冠，烹雞設食。食訖，黃酒欲飲，黃冠因嚙喉高歌。又為絲絃瓊玉之音，罔不鏗鏘可愛。既而辭去，莫知所詣。時大定中也。

○古元之

後魏尚書令古弼族子元之，少養於弼，因飲酒而卒。弼憐之特甚，三日殮畢，追思，欲與再別。因命斲棺，開已卻生矣。元之云：

當昏醉時，忽然如夢。有人沃冷水於體，仰視，乃見一神人，衣冠絳裳霓帔，儀貌甚偉。顧元之曰：「吾乃古說也，是汝遠祖。適欲至和神國中，無人擔囊侍從，因來取汝。」即令負一大囊，可重一鈞。又與一竹杖，長丈二餘。令元之乘騎隨後，飛舉甚速，常在半天。

西南行，不知里數，山河逾遠，欽然下地，已至和神國。其國無大山，高者不過數□丈，皆積碧珉。石際生青彩籀籀，異花珍果。軟草香媚，好禽嘲哢。山頂皆平正如砥，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。原野無凡樹，悉生百果及相思、石榴之輩。每果樹花卉俱發，實色鮮紅，映翠葉於香叢之下，紛錯滿樹，四時不散。唯一歲一度暗換花實，更生新嫩，人不知覺。田疇盡長大瓠，瓠中實以五穀，甘香珍美，非中國稻粱可比，人得足食，不假耕種。原隰滋茂，蕪穢不生，一年一度，樹木枝幹間悉生五色絲纒。人得隨色收取，任意紕織。異錦織羅，不假蠶杼。四時之氣，常熙熙和淑，如中國二三月。無蚊、虻、蟻、蝨、蜂、蠍、蛇、虺、守宮、蜈蚣、蛛蠓之蟲，又無梟、鴟、鴞、鴝、鶻、蝙蝠之屬，及無虎、狼、豺、豹、狐狸、鷲駁之獸，又無貓、鼠、豬、犬擾害之類。其人長短妍蚩皆等，無有嗜慾愛憎之者。人生二男二女，為鄰則世世為婚姻。笄年而嫁，二□而娶，人壽一百二□。中無夭折、疾病、瘡癰、跛躄之患。百歲已下，皆自記憶；百歲已外，不知其壽幾何。壽盡則欽然失其所在，雖親族子孫皆忘其人，故常無憂感。每日午時一餐，中間唯食酒漿果實耳。餐亦不知所化，不置溷所。人無私積困倉，餘糧棲畝，要者取之。無灌園鬻蔬，野菜皆足人食。□畝有一酒泉，味甘而香。國人日相攜遊覽歌詠，陶陶然，暮夜而散，未嘗昏醉。人人有俾僕，皆自然謹慎，知人所要，不煩促使。隨意屋室，靡不壯麗。其國六畜唯有馬，馴極而駿，不用芻秣，自食野草，不近積聚。人要乘則乘，乘訖而卻放。亦無主守。其國千官皆足，而仕官不自知身之在仕，雜於下人，以無職事操斷也。雖有君主，而君不自知為君，雜於千官，以無職事昇貶故也。又無迅雷風雨，其風常微輕如煦，襲萬物不至於搖落；其雨□日一降，降必以夜，津潤條暢，不至地有淹流。一國之人，皆自相親，有如戚屬，人各相惠多與。無市易商販之事，以不求利故也。

古說既至其國，顧謂元之曰：「此和神國也。雖非神仙，風俗不惡。汝回，當為世人說之。吾既至此，回既別求人負囊，不用汝矣。」因以酒令元之飲，飲滿數巡，不覺沉醉。既而復醒，身已活矣。

自是元之疏逸人事，都忘宦情，遊行山水，自號知和子，後竟不知其所終也。

○盧公煥

黃門侍郎盧公煥，為明州刺史。屬邑象山縣溪谷迴無人處，有盜發墓者云：

初見車轍中有花磚，因揭之，知是古塚墓。乃結□人於縣狀，請路旁居止。縣尹允之。遂種麻，令外人無所見。即悉力發

掘，入其隧路，漸至壙中，有三石門，皆以鐵封之。

其盜先能誦咒，因齋戒禁之。翌日，兩門開，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，持執干戈，其制精巧。盜又齋戒三日，中門一扇開，有黃衣人出，傳語曰：「漢征南將軍劉（忘名。）使來相聞。某生有征伐大勳，及死，敕令護葬及鑄銅人馬等，以象存日儀衛。奉計來此，必要財貨，所居之室，實無他物，且官葬不瘞貨寶，何必苦以神咒相侵？若更不見已，嘗不免兩損。」言訖卻入，門復合如初。

盜又誦咒，數日不已，門開，一青衣又出傳語。盜弗允說，兩扇欵闕，大水漂蕩，盜皆溺死。一盜解泅而出，自縛詣官，具說本末。

黃門令覆視其墓，其中門內有一石床，骸枕之類，水漂已半垂於下，因卻為封兩門，窒其隧路矣。

○吳全素

吳全素，蘇州人，舉孝廉，五上不第。元和二年，寓居長安永興里。二月三日夜，既臥，見二人白衣執簡，若貢院引牌來召者。全素曰：「禮闈引試，分甲有期，何煩夜引？」使者固邀。不得已而下床隨行，不覺過子城。出開遠門二百步，正北行，有路闊二尺已來，此外盡日深泥。見丈夫、婦人、梓之者、拽倒者、枷杻者、鎖身者、連裾者、僧者、道者、囊盛其頭者、面縛者、散驅行者，數百輩皆行泥中，獨全素行平路。

約數里，入城郭，見官府，同列者千餘人，軍吏佩刀者分部其人，率五口人為一引，引過，全素在第三引中。其正衙有大殿，當中設床几，一人衣緋而坐，左右立吏數口人。衙吏點名，便判付司獄者、付磔獄者、付礦獄者、付湯獄者、付火獄者、付案者。聞其付獄者，方悟身死。見四口人皆點付訖，獨全素在，因問其人曰：「當衙者何官？」曰：「判官也。」遂訴曰：「全素恭履儒道，年祿未終，不合死。」判官曰：「冥司案牘，一一分明。據籍帖追，豈合妄訴！」全素曰：「審知年命未盡，今請對驗命籍。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。檢得吳全素，元和三年明經出身，其後三年衣食，亦無官祿。

判官曰：「人世三年，纔同瞬息，且無榮祿，何必卻回！既去即來，徒煩案牘。」全素曰：「辭親五載，得歸即榮，何況成名尚餘三載？伏乞哀察。」判官曰：「任歸。」仍誡引者曰：「此人命薄，宜令速去。稍以延遲，即突明矣。」引者受命，即與同行。出門外，羨而泣者不可勝紀。

既出其城，不復見泥矣。復至開遠門，二吏謂全素曰：「君命甚薄，突明即歸不得，見判官之命乎？我皆貧，各惠錢五口萬，即無慮矣。」全素曰：「遠客又貧，如何可致？」吏曰：「從母之夫，居宣陽為戶部吏者，甚富，一言可致也。」既同詣其家。二吏不肯上階，全素入告。其家方食煎餅，全素至燈前，拱曰：「阿姨萬福。」不應，又曰：「姨夫安和。」又不應。乃以手籠燈，滿堂皆暗。姨夫曰：「何不拋少物？夜食香物，鬼神便合惱人。」全素既憾其不應，又目為鬼神，意頗忿之。青衣有執食者，其面正當，因以力掌之，應手而倒。家人競來拔髮噴水，呼喚良久方悟。

全素既言情不得，下階問二吏。吏曰：「固然，君未還生，非鬼而何？鬼語而人不聞，籠燈行掌，誠足以駭之。」曰：「然則何以言事？」曰：「以吾唾塗人大門，一家睡；塗人中門，門內人睡；塗堂門，滿堂人睡。可以手承吾唾而塗之。」全素掬手，二吏交唾。逡巡掬手以塗堂門。纔畢，滿堂欠伸，促去食器，遂入寢。二吏曰：「君入，去床三尺立言之。慎勿近床，以手搖動，則魘不悟矣。」全素依其言之。其姨驚起，泣謂夫曰：「全素晚來歸宿，何忽致死？今者見夢求錢，言有所遺，如何？」其夫曰：「憂念外甥，偶為熱夢，何足遽信！」又寢，又夢，驚起而泣。求紙於櫃，適有二百幅，乃令遽剪焚之，火絕，則千緡宛在地矣。二吏曰：「錢數多，某固不能勝。而君之力，生人之力也，可以盡舉。請負以致寄之。」全素初以為難，試以兩手上承，自肩挑之，巍巍然極高，其實甚輕。乃引行寄介公廟，主人者紫衣腰金，敕吏受之。

寄畢，二吏曰：「君之還生必矣。且思便歸，為亦有所見耶？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，能略觀否？」全素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乃相引入西市緝行南盡人家，燈火熒煌，嗚嗚而泣，數僧當門讀經，香煙滿戶。二吏不敢近，乃從堂後簷上，計當寢床，又抽瓦折椽，開一大穴。穴中下視，一老人氣息奄奄，相向而泣者周其床。一吏出懷中繩，大如指，長二丈餘，令全素安坐執之，一頭垂於穴中，誡全素曰：「吾尋取彼人，人來，當掣繩。」遂出繩下之，而以右手梓老人，左手掣繩，全素遽掣出之，拽於堂前，以繩囚縛。

二吏更荷而出，相顧曰：「何處有屠案最大？」其一曰：「布政坊口字街南王家案最大。」乃相與往焉。既到，投老人於案上，脫衣纏身，更上推撲。老人曰苦，其聲感人。全素曰：「有罪當刑，此亦非法；若無罪責，何以苦之？」二吏曰：「訝君之問何遲也？凡人有善功清德，合昇天堂者，仙樂彩雲、霓旌鶴駕來迎也，某何以見之？若有重罪及穢惡，合墮地獄者，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，某又何以見之？此老人無昇天之福，又無入地獄之罪，雖能修身，未離塵俗，但潔其身，淨無瑕穢。既捨此身，只合更受男子之身。當其上計之時，其母已孕，此命既盡，彼命合生。今若不團撲，令彼婦人何以能產？」又盡力揉撲，實覺漸小，須臾，其形纔如拳大，百骸九竅，莫不依然。

於是依依提行，逾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，入第一家，其家復有燈火熒煌，言語切切，沙門二人當窗讀《八陽經》。因此不敢逼僧，直上階，見堂門斜掩，一吏執老人投於堂中，纔似到床，新子已啼矣。

一吏曰：「事畢矣，送君去。」又偕入永興里旅舍。到寢房，房內尚黑，略無所見。二吏隨自後，乃推全素，大呼曰：「吳全素！」若失足而墜，既蘇，頭眩苦，良久方定。而衙鼓方動。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，則已蘇矣。其僕不知覺也。乘肩輿憩於宣陽，數日復故，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，歷歷在眼。

自以明經中第，不足為榮，思速侍親。卜得行日，或頭眩不果去，或驢來腳損，或雨雪連日，或親故往來，因循之間，遂逼試日。入場而過，不復以舊日之望為意。俄而成名，笑別長安而去。

乃知命當有成，棄之不可；時苟未會，躁亦何為？舉此端，足可以誡其知進而不知退者。

○掠剩使

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，任邠州新平縣尉，元和五年卒於官。

長慶初，元方下第，將客於隴右。出開遠門數口里抵偏店，將憩，逢武吏躍馬而來，騎從數口，而貌似璞。見元方若識，而急下馬避之，入茶坊，垂簾於小室中，其徒禦散坐簾外。元方疑之，亦造其邸。

及簾入見，實裴璞也，驚喜拜之，曰：「兄去人間，復效武職，何從吏之起起焉？」裴曰：「吾為陰官，職轄武士，故武飾耳。」元方曰：「何官？」「隴右三川掠剩使耳。」曰：「何為典耶？」曰：「吾職司人剩財而掠之。」韋曰：「何謂剩財？」裴曰：「人之轉貨求丐也，命當即，忽遇物之箱（編按：疑「箱」為衍字。）稀，或主人深顧所得，乃逾數外之財，即謂之剩，故掠之焉。」曰：「安知其剩而掠之？」裴曰：「生人一飲一啄，無非前定，況財實乎？陰司所籍，其獲有限。獲而逾籍，陰吏狀來，乃掠之也。」韋曰：「所謂掠者，奪之於囊耶？竊之於懷耶？」裴曰：「非也。當數而得，一一有成，數外之財，為吾所運。或令虛耗，或潔橫事，或買賣不及常價，殊不關身爾。始吾之生也，常謂商勤得財，農勤得穀，士勤得祿，只歎其不動而不得也。夫覆舟之商，旱歲之農，屢空之士，豈不勤乎？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，學者善之本。德之為善，乃理身之道耳，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。子之逢吾，亦是前定，合得白金二斤，過此遺子，又當復掠，故不厚矣。子之是行也，岐甚厚而邠甚薄，於涇殊無所得，諸鎮平平耳。人生有命，時不參差，以道靜觀，無復違撓，勉之哉！璞以公事，頃入城中，陰冥數限，不可逾越。」遂以白金二斤授之，揖而上馬。

元方固請曰：「闊別多年，忽此集會，款言未幾，又隔晦明，何遽如此？」璞曰：「本司解署，置在汧隴，阻吐蕃，將來慮其侵軼，當與陰道京尹，共議會盟。雖非遠圖，聊亦紓患，亦粗安之計也。戎馬已駕，來期不遙，事非早謀，不可為備。且去！且

去！」上馬數里，遂不復見。其所遺，乃真白金也。悵然而西，所歷之獲，無差其說。

彼樂天知命者，蓋知事皆前定矣。俄而蕃渾騷動，朝廷知之，又慮其叛，思援臣以為謀，宰相蒞盟，相國崔公不欲臨境，遂為城下之盟，卒如其說也。

○葉天師

開元中，道士葉靜能講於明州奉化縣興唐觀。自升座也，有老父白衣而髻者，每先來而後去，必遲遲然，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。講將罷去，愈更淹留。聽徒畢去，師乃召問。泣拜而言，自稱鱗位，曰：「有意求哀，不敢自陳，既蒙下問，敢不盡其誠懇？位實非人，乃實藏之守龍也。職在觀南小海中，千秋無失，乃獲稍遷，苟或失之，即受炎沙之罰。今九百餘年矣，胡僧所禁且三□春，其僧虔心，有大咒力，今憂午日午時，其術即成，來喝水乾，寶無所隱。弟子當死，不敢望榮遷，然千載之炎海，誠不可忍。惟仙師哀之，必免斯難，不敢忘德。」師許之，乃泣謝而去。

師恐遺忘，乃大書其柱曰：「午日午時救龍。」其日赴食於邑人，既回方憩，門人忽讀其柱曰：「午日午時救龍。今方欲午，吾師正憩，豈忘之乎？」將入，師已聞，遽問曰：「今何時？」對曰：「頃刻未午耳。」

仙師遂使青衣門人執墨符，奔往海。一里餘，見黑雲慘空，毒風四起，有婆羅門仗劍，乘黑雲，持咒於海上連喝，海水尋減半矣。青衣使亦隨聲墮焉。又使黃衣門人執朱符奔馬以往，去海一百餘步，又喝，尋墮，海水□涸七八矣。有白龍跳躍淺波中，喘喘焉。又使朱衣使執黃符以往，僧又喝之，連喝不墮。及岸，則海水纔一二尺，白龍者奮鬣張口於沙中。朱衣使投符於海，隨手水復。

婆羅門撫劍而歎曰：「三□年精勤，一旦術盡，何道士之多能哉！」拗怒而去。既空海恬然，波停風息，前墮二使，亦漸能起，相與偕歸，具白於師。未畢，老父者已到，泣拜曰：「向者幾死於胡術，非仙師之力，不能免矣。位也，懼不克報，然終天依附，願出門人，可指使也。若承師命，雖秦越地阻，江山路殊，一念召之，即立左右矣。」自是朝夕定省，若門人焉。

師以其觀在原上，不可穿井，童稚汲水，必於□里之外，闔觀患之。他日，師謂髻父曰：「吾居此多日，憐其汲遠，思繞觀有泉以濟之，子可致乎？」曰：「泉水之流，天界所有，非力可致。然師能見活，又脫千年之苦，豈可辭乎！夫非可致而致之，界神將拒，俟戰勝然後可。令諸人皆他徙。其日晦明三復，然後歸，庶幾有從命■之功。」合觀從之。

過期而還，則石甃繞觀，清流潺潺，既周而南，入於海，黃冠賴焉。乃題渠曰「仙師渠」。師所以妙術廣大天下，蓋龍之所助焉。

○許元長（殘文）

許元長者，江陵術士焉，客淮南。御史陸俊之從事廣陵也，有賢妻，待之情分倍愈於常。俄而妻亡，俊之傷悼，情又過之。每至春風動處，秋月明時，眾樂聲悲，征鴻韻咽，或展轉忘寐，思苦畏歎，或佇立無慘，心傷永日。如此者，逾年矣，全失壯容，驟或雪鬢。

他日，元長來，陸生知有奇術，試以漢武帝李夫人之事誘之。元長曰：「此甚易耳。」曰：「然則能為我致亡妻之神乎？」曰：「彼所致者，但致其魂，瞥見而已。元長又異焉。」陸曰：「然則子能致者何？」曰：「可致其身若生人，有以從容盡平生之意。」陸喜極拜曰：「先生誠致之，願某骨肉，手足無所措矣。」曰：「亡夫人周身之衣，亦彷彿能記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

於是擇癸丑日，艮宮直音，空其室，陳設焚香之外，悉無外物。乃備美食，夜分，使陸生公服以俟焉。老青衣一人侍立。元長曰：「夫人之來，非元長在此不可。元長若去，夫人隱矣。侍御夫人久喪，枕席單然，魂（以下缺文。）